

清代閨秀集叢刊

肖亞男 主編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清代閩秀集刊

叢

肖亞男 主編

1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清代閩秀集叢刊(全六十六冊) / 肖亞男主編. —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4.9
ISBN 978 - 7 - 5013 - 5155 - 8

I. ①清… II. ①肖… III. ①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清代 IV. ①
I214.9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190138 號

書名 清代閩秀集叢刊(全六十六冊)

著者 肖亞男 主編

責任編輯 宋志英 趙 嫻 張愛芳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裝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開本 787 × 1092(毫米) 1/16

印張 2604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5155 - 8

定價 42000.00 圓

編委會名單

主編：肖亞男

副主編：馬鴻雁 葛瑞華 胡艷傑

編委（按姓氏拼音排序）：

陳旭東 程仁桃 董書萍 杜晶雙 高明 康冬梅 李丹
梁琳 榮子菡 沙文婷 王萌 閔桂梅 楊凡 楊健
楊玉芬 張寶珠 趙星

策劃：楊健

編輯說明

二〇〇五年冬天，我寫過一首絕句《讀館藏清閨秀集》：『一卷詩書一縷魂，芳華杳逝幾人論。若將閨意心燈照，透紙三分是泪痕。』那時我還在上研究生，有機會參與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楊健老師主持的《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出版項目，我為其中幾十種別集撰寫了提要，包含十餘種閨秀集。細讀之下，感慨萬端，乃發之於咏歌。二〇〇六年，我研究生畢業，成為北師大圖書館古籍部的一員。二〇〇七年早春，在楊健老師的積極策劃和親自操持下，我們圖書館正式進入古籍競拍市場，有目的、有方向地採購館藏所缺的文獻。閨秀集是其中一個重點採購對象。迄至二〇一三年，所采進的清代閨秀集已近百種。加上原有的百餘種，我館收藏的清代閨秀集蔚為大觀。在此基礎上，楊健老師提出將其影印出版，經領導批示，很快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達成協議，合作出版《清代閨秀集叢刊》。考慮到近年來清代女性著作整理頗為興盛，我們要做影印，必須在規模上具有絕對優勢，楊健老師乃孜孜不倦聯繫國內各大高校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徵求更多的清代閨秀集版本。念及我與館藏閨秀集的緣分，加上我在清代文獻整理方面有一點點積累，楊老師命我擔任主編。事實上，他不僅為此叢刊奠定了全面堅實的基礎，並且承擔了諸多具體繁雜的事務。我忝居主編之位，竊有愧焉。唯有勉力從事，不負君子玉成之意。

關於《清代閩秀集叢刊》影印出版的意義，蔣寅老師和杜芳琴老師從不同角度予以了肯定和闡釋，茲不贅述。在編纂過程中，我提出按作者生年排序的思路，這一思路為我們的編纂增加了幾分難度，也為此叢刊提升了幾分意義。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是記錄中國女性著述最詳贍的工具書。我曾做過粗略統計，其中明確著錄壽命或卒年的清代女性作者祇有二百餘人，占所收全部三千六百七十一位清閩秀的比例是很小的。且胡先生不注重著錄作者生年，雖然可從壽命和卒年測算生年，但本叢刊所收的四百位女性作者，在《歷代婦女著作考》中祇有極少數能直接推知出生年份。誠然，近年來清代閩秀研究有長足進展，此叢刊中約三分之二的作者依然未曾走進研究者的視野，可資借鑒的學術成果少，生卒年尚待考證。因此，我們所做的一些考證，頗具開山意義。其中某些作者的別集首尾無序跋、題詞，無附刻之家傳、墓誌，據其籍貫查找相關方志亦未能找到絲毫材料，我們祇能將其別集所含每一首詩文細細瀏覽，從中搜尋蛛絲馬迹，如作者親屬的姓名字號、作者自己于歸或歸省的干支紀年、作者父母壽辰紀年、作者丈夫中舉紀年、作者子女出生或科舉紀年之類。此舉費心費力，但往往頗有收穫。在這部叢刊中，二百七十多位作者的生卒年得以確定，約一百位的生卒年大體確定（保守起見，我們未在小傳正文中直接給出推斷的生卒年，但讀者可據作者在序列中的位置推知其大約生於某某年至某某年之間），不到三十人未能推測出生卒年，但可斷定主要生於某個時期（如清乾隆時期、嘉道時期）。通過這樣的努力，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女性在歷史的坐標上安居下來，不再活於某個時期（如清乾隆時期、嘉道時期）。通過這樣的努力，許多名不見經傳的女性在歷史的坐標上安居下來，不再是朦朧恍惚的傳說。也許大多數閩秀留下的作品不够厚重，文采也不够風流，但她們和同時代的男性大人物一樣存在過、生活過、觀察過、思考過、夢想過、掙扎過……為她們考證、斷定生卒年份，是對她們作為歷史人物的尊重，是向這些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文化規制中展露才華、不廢吟咏的才女們致敬。

由於我們在編纂過程中不斷發現可資判斷生卒年的新材料，此書遲遲未能付梓。責任編輯宋志英老師、趙嫻老師秉持學術精神，不惜打破出版計劃，支持我們反復論證、調整排序，并付出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對全書進行細緻、精謹的審核、校對，在此向她們致敬！

《清代閩秀集叢刊》的面世，離不開各家收藏單位的慷慨支持、鼎力相助。在此，我們謹向以下圖書館的領導、古籍部同仁致以誠摯的感謝：天津圖書館、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浙江省圖書館、首都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河南省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遼寧大學圖書館。

本人學識疏淺，三位參與撰寫小傳的副主編也都年輕，經驗不足，本叢刊如存在不足之處，尚祈方家批評指正。

肖亞男

二〇一四年七月三日

凡例

一、本叢刊共收錄四百位清閨秀之詩文集四百零二種。此所謂清閨秀，泛指曾生活於中國清王朝時期（1644—1911）的女性，不分年齡、地域、家庭出身、婚姻狀況、政治態度。其中有些女性出生於明末，入清後以遺民自居，然其創作活動持續到清朝或主要集中於清朝，且其集首刊於清朝，故收納之。有些女性生於清末，人民國時年不足二十，其集出版亦在民國時期，然集中所收詩文一半以上創作於清，故收納之。

二、本叢刊所謂閨秀集，涵蓋文集、詩集，亦包括附刻於詩文集的詞集。單行之詞集前人已有彙刻，今不予收納。

三、本叢刊所收諸集，卷首尾往往有諸多序跋、題詞，若為作者亡故後所哀輯，則往往附以親屬悼亡之作。今皆原樣留存，以見閨秀作品出版之原貌。

四、本叢刊所收諸集之排序，依作者生年之先後。有些作者之生年可通過別集所附家傳、墓誌等直接獲取；有些可通過自序、他序所涉作者生平及集中詩文所涉年份推斷；有些無法推測出確切的出生年份，則據序跋所署年代、集中詩文體現的事件年代、作者親屬友朋生卒年等諸多因素，估算其大約生於多少年（如十八世紀二十年代）；少數作者生卒年不可考，然其姊妹行亦有詩人，且生年可考，則將其集排於其姊妹集前後；極少數作者之生平罕

聞，生卒年幾不可考，乃排在最末。

五、本叢刊所收諸集，一般以卷端題名爲正式題名，亦有考慮合刻情況而據內封給定題名者。

六、本叢刊所收各集，均附以作者小傳，簡介其家世背景、生平概要及撰述情況，不求詳細，但求確切。

七、本叢刊所收閩秀集中，有極少數存在缺卷、缺葉情況，有礙閱讀，乃盡力找他本補足；因各種原因未能補足者，暫付闕如。

序一

在世界範圍內看，無論從哪方面說，中國古典文學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不熟悉中國歷史的人絕對難以想象其浩瀚程度。就女性文學而言，《閣樓上的瘋女人》的作者，絕不可能想到在二百七十年歷史的清代，竟涌現着有詩集的女詩人數千家。清嘉慶間王豫編《江蘇詩徵》，所搜集到的本省閨秀詩集已不下千家。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連皇帝在內共收清代詩人六千零九十一家，其中女性為五百三十二家，約占百分之九點六。而據日本學者合山究教授統計，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共收女作者四千一百九十九人，清代占三千六百七十一位，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七。近年杜珣先生編纂的《閨海吟——中國古、近代八千才女及其代表作》一書，錄存有作品傳世的歷代女作家計八千六百餘人，清代作者占六千二百零九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令人驚訝的數目。在它的背後，是一個燦爛如夏夜繁星的女性詩壇，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比擬。

令人無限惋惜的是，時至今日，這些燦爛群星中祇有少數最明亮的一些被我們知道，多數已隕落在時間的荒漠中。而即便是那些依舊閃耀着光彩的名字，我們要找尋她們的踪迹，也變得困難重重。近代以來的天災人禍，銷毀

了無數歷史文獻，其中也包括眾多女性的作品。幸存於天壤間的閩秀詩文，星散在海內外圖書館和藏書家手中，研究者要想搜集和閱讀，成爲極其艱難的事。鑒於這一現狀，自上世紀末以來，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有計劃地搜集、整理清代女性詩文別集，提供給學術界使用。首先是以方秀潔教授爲主的北美學者於二〇〇五年建成麥吉爾—哈佛明清婦女文學數據庫，收錄晚明至民國初年婦女著作九十種，主要爲閩秀文集；後又編成《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清婦女著述彙刊》五冊，作爲《中國歷代婦女著述叢刊》系列的第一部，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於二〇〇九年影印出版，收錄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明清婦女著述六十一種。其次是華東師範大學胡曉明教授主持的《江南女性別集》，已將出版第四編，收環太湖流域清代女作家別集一百多種，其中相當一部分是稀見版本。江南是清代女性文學的核心地域，抓住了江南就抓住了清代女性文學的主體。其三是北京工業大學李雷教授主持的《國家清史工程課題〈清代閩閩詩集萃編〉》，收錄清代最重要的女詩人八十家的詩詞全集，以作家遴選嚴格、收錄作品完備和編校精審見長，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這些文獻的整理，雖旨趣各异，但都將對清代文學研究產生有力的推動，則是無可懷疑的。

好消息還不止於此，最近又接肖亞男信告，她主編的《清代閩秀集叢刊》，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印行，愈加令我鼓舞欣忭。這部《清代閩秀集叢刊》將收錄清代女作家別集四百零二種，比前三種叢刊的總和還多！從目錄看，不僅各個時期的著名女作家收錄較完備，而且不少集子是罕見的稿鈔本，光胡文楷鈔本就十七種之多，無疑是清代閩秀集的一次集成性的彙集影印，其意義之重大自不待言。相比此前幾種叢刊，此編的意義首先就是作者數量豐

富，有代表性；其次則是覆蓋南北各省，地域廣泛。據美國學者曼素恩的統計，清代十大區域的女性作者人數，長三角地區所占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點九，其次是華北地區約占百分之六點七，再次為東南沿海地區的百分之六，其餘長江中游地區為百分之五點七，嶺南地區為百分之三點九，贛江地區為百分之二點五，長江上游地區、西北地區、雲貴地區、東北地區合起來僅占百分之四點一。這部《清代閩秀集叢刊》收錄的作家作品大體反映了類似的情形，再次說明地域與清代女性文學創作的對應關係，較為完整地展現了清代女性詩文創作的面貌。

肖亞男讀研究生時做中唐文學研究，畢業後留在校圖書館古籍部工作，一直致力於古籍文獻整理，不輟所學。北京師範大學歷史悠久，圖書館古籍收藏頗為豐富，古籍部主任楊健先生又極具專業眼光，集中搜求清人別集，形成自己的收藏特色，多年前已將館藏清人別集彙印為一編，嘉惠學人不少。此度他們又在館藏清代閩秀別集的基礎上，多方采輯資料，續編成此輯，為清代女性文學研究再添一部豐厚的基礎文獻，令人稱讚。雖說全書係影印，避免了校點易出現的各種問題，但編纂這四百多種女性詩集，也絕不是什麼輕鬆的事，他們對作家生平加以考訂，給每位女作家撰寫一篇可靠的小傳，簡介其家世背景、生平概況，『不求詳細，但求確切』（凡例），提升了全書的學術價值。要知道，儘管清代距今較近，但女作家的傳記資料也不能同男作家相提並論。此編的作者小傳取材於各種家傳、墓誌銘、序跋，為查閱清代閩秀作家的傳記資料提供了綫索，極具參考價值。有些女詩人原來連生卒年都不清楚，有些甚至連生活朝代都難以判斷，他們憑藉自己的考證，大體理清了其中二百多位的生卒年。

不做清代文學研究的人，是很難體會原始文獻閱讀之艱難的。研究唐宋以前的文學，買幾套總集在家裏，便可

以足不出戶，安心讀書了。做清代文學研究，讀原始文獻是首先遇到的最大問題，許多別集不知道是否存世，知道存世也不知道哪裏有，知道哪裏有也很難一種一種上門閱讀。所以清代文學基本文獻的編纂和出版，對於學術研究來說是尤為迫切、尤為令人鼓舞的事。是故肖亞男及其同事黽勉數載，克臧其事，以書來徵序，我很樂意寫上一點感想，一以志欣喜，二也聊表敬意。清代文學文獻十分浩繁，窮個人畢生之力也難以盡覽，必須依賴學界共同努力，將有關文獻一部分一部分地彙集、整理出來，學術研究纔有望高效、快速地發展。

二〇一四年六月四日蔣寅謹序

序二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肖亞男女女士主編的《清代閨秀集叢刊》（下簡稱『叢刊』）將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印行，叢刊彙編清代四百位女作家詩文集四百零二種，還附有編者所撰閨秀人物小傳四萬餘言。作為婦女文學的業餘愛好者和婦女史、性別史研究者，我對素昧平生至今未曾謀面的亞男和她的夥伴的工作深感敬佩，輾轉受託、奉命作序也是榮幸，更是責任。作為文學研究的門外人，我想就兩個方面談一些感受，就教於方家和讀者：一、從性別和多重角度的交叉，看清代女性寫作繁盛的語境和意義；二、從歷史研究角度，看本叢刊所涉閨秀生平及其寫作實踐對婦女史、性別史研究的價值。

關於第一點，可能許多人如我以前一樣，費解於在『女子無才便是德』古訓盛行的前近代中國，特別是在儒學空前繁盛的清代，才女寫作的數量何以超過任何一個朝代？據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張宏生增訂本）所錄，清代以近四千名才女把明代不足二百五十名的記錄遠遠拋在了後面，且這個數字并不包括湮沒無聞、隨寫隨自焚詩書文稿的才女們。

有清一代才女輩出，著作豐碩，既有客觀情勢的驅動，更有女性主體的能動性。中外研究者指出，十七世紀以來

江南出版業的發達和商業化，吟詩弄文出版較前容易，也易在這些地區成爲流行讀物，催發了男女詩詞寫作的普及。女性作品的出版不祇是民間行爲，連官方的《四庫全書提要》都有了『閨秀』著作門類。盛清以來，家族爲才女編輯付梓的閨閣名媛的詩集層出不窮。這是社會經濟文化環境變化的引發因素。

家族的需要與『家學』的升溫更直接刺激了才女文化的盛行。士人階層中才女在婚姻市場上的升值并由此催發家族名望的提升，蔚成風氣。在江南士人家族中，如果母、妻、姐、妹、女、婦、侄女、孫女一門皆才女，且既能保持儒家『四德』（德、言、容、功），又具新的『才學詩藝』（書、畫等），則被人艷羨稱頌。如本叢刊才女小傳（下簡稱『小傳』）提及的被沈德潛讚爲『京口三逸』（丹徒鮑皋、余京和張曾）之一的鮑皋，其妻陳蕊珠和一子（鮑之鍾）三女（鮑之蘭、鮑之蕙、鮑之芬）皆能詩，時稱一門風雅。才女『一門聯吟』的雅趣、雅事在江南士人家庭層出不窮，如錢塘袁枚『袁家三妹』，儀徵阮元家族一門三代才女，陽湖張惠言家族『毗陵張氏四才女』，蘭陵趙氏三姐妹——雲卿、書卿、韻卿并稱『蘭陵三秀』……至於『金童玉女』式的夫婦酬唱、考訂經史、研討學問的行爲更被傳爲佳話，像孫原湘和席佩蘭、郝懿行和王照圓、詹枚和王貞儀、陳裴之和汪端等伉儷，就被廣爲稱頌倣效。才女帶給家族的榮耀，不祇在才華，更在德行；不祇在民間被傳揚，更有獲得官方褒獎的殊榮。如畢沅的母親張藻，幼承母教，丈夫早卒，撫養三子二女成才，長子畢沅狀元及第任編修和湖廣總督，她寫詩教誡畢沅關注民生國是，張病故後，乾隆特賜御書『經訓克家』四字予以褒揚。家庭成了支持才女寫作、結社聯吟的最重要的『內』空間場所，祖父母等長輩提供才女們良好的家庭教育，衆多才女常提及『承母教』『承慈訓』的家學傳承，母親的影響成爲造就才女的關鍵因素。像商景徽之於徐昭華、顧英之於張藻、陳蕊珠之於三個女兒、湯瑤卿之於『張氏四才女』、孔璐華之於阮氏一門三代才女以及清末薛紹徽之

於陳芸，就是其例。

才女個人的需求——欲望的、情感的、道德的、生活策略的多種需求，更是催生女性寫作繁盛的內發因素。無論出於欲望情感宣泄的『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還是訴諸於人以期獲得瞭解的自我表現(self-representation)，對封閉於內闈深閨的才女來說，這是一個『合法』的自我呈現和自我刻寫的渠道。不過，前者一般是自我對話，不公開示人，後者有意示人，渴望被外界知曉、瞭解、理解，甚至期待獲致才名和道德美譽。但二者也不是截然判分，如汪端那樣自視甚高、以詩為生命的才女，詩人、詩評者和學者集於一身，也曾自焚書稿和詩篇。小傳中因無子、病重、難產、臨終前自焚詩文稿的失意、絕望才女不乏其例，不同於汪端的偶發憤懣牢騷，像《西青散記》中史震林就記載常州一帶才女自焚詩稿的事件，比如賀雙卿病重、受夫姑虐待焚稿的情節。前述那些士人家庭才女自我表現的著作并不都是出於個人才名的欲求，應首先是獲得閨房內外『姐妹情誼』式的情感慰藉和技藝分享，也有一些才女本身具有更高期待和追求——希望她們的作品走出閨門流布社會，滿足其才名渴望。正如曼素恩(Susan Mann)所言：『她們由此進入了一個文人話語的新舞臺，在那裏對她們的讚頌的感情更為高雅和便於鑒賞，也因其標準化而被精英社會的男子與婦女所同樣認可。』(曼素恩《綴珍錄》，第二七三頁，江蘇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五年)。

在出版業興旺、家族助推和才女希望為世所知的寫作動機三者合拍的背景下，經學儒者和著名文士給出了回應，一些才華優異的才女得到名儒、名士的賞識并收徒授業，提升了才女的社會交往空間、才藝和知識視野。從有點另類的著名儒者毛奇齡對商景蘭、商景徽及景徽女兒徐昭華等才女群的發現，到風雅學者、才子袁枚公開批量招收『隨園女弟子』，受到章學誠等正統儒者的批評，比袁枚晚生五十年的陳文述對招收女弟子就大肆張揚了，除了女弟

子比隨園弟子多一倍以上，還贈每個女弟子『碧城弟子』印一枚，公開亮出群團旗號，公示『女才子四德』——『德、才、情、色』的培養目標，與『德、言、容、功』相抗衡，陳本人也陶醉於『惟才』『尚趣』的自我得意之中。看來這時章學誠與袁枚之間的『婦學』與『女學』之爭已偃旗息鼓，這說明人們對才女書寫和社交已習以為常；更重要的是，人們發現，才女寫詩并未動搖章學誠倡導的『通方之學』——儒家婦學的『德、言、容、功』的『四德』根基，章氏提倡的『由禮通詩』『學詩識禮』，用儒家詩教鞏固並滲透儒家禮教，到清中葉已完成了詩學禮教的成功合流與并軌。可見，才女寫作在清代之繁盛，從性別關係來說，無論在家庭（族）內部，還是在社會公開交往的場域，女女、男女的互動包含了豐富複雜的內涵，互為依存、借用、促進，也充斥着倫理、情色、資源方面權力、等級、衝突、適應的關係。

關於第二點——從歷史研究的視角，看本叢刊所涉閩秀生平及其寫作實踐對婦女史、性別史研究的價值和意義，這裏談三點：

首先，縱觀叢刊的史料意義。前近代中國歷史史料的主要來源應是『文本』(text)。本叢刊的『主文本』是影印閩秀集正文本及原序、傳等副文本，叢刊編者精心考據撰寫的閩秀小傳可視為新製『次文本』。婦女史研究者把婦女寫作本身視為女性的『三不朽』(教子、寫作、信仰)之一，才女們製作的文本承載着教子、信仰這兩個『不朽』，還有更豐富的婚姻、生育、夫婦關係、母子關係、情感、性、家庭權力關係呈現於女性的著作中。『教子』『相夫』『事親』實與女性的『母』『妻』『婦』之『職事』對應，也可以視為『立功』，但這類『功』(今可謂『工作』『事業』)不被社會承認而已。女性寫作實質是『立言』。信仰更是打破階層、時代、年齡界隔的婦女共同參與的『心靈事業』。婦女自我呈現、記錄的文本之所以可貴，是因文本使得文學與歷史有了相交彙合，彌補了既有史料之不足。如能使用該叢刊，充分調動、